



尊德性与道问学

吴澄哲学思想研究

方旭东 · 著

尊德性与道问学

——吴澄哲学思想研究

方旭东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尊德性与道问学:吴澄哲学思想研究/方旭东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5
(智慧的探索丛书)
ISBN 978-7-5495-6201-5

I. ①尊… II. ①方… III. ①吴澄(1249~1333)—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244.9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2488号

出品人:刘广汉
责任编辑:肖莉
特约编辑:李春勇
装帧设计:徐妙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31260822-882/883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寿济路13188号 邮政编码:256401)

开本:690mm×960mm 1/16

印张:19.5 字数:290千字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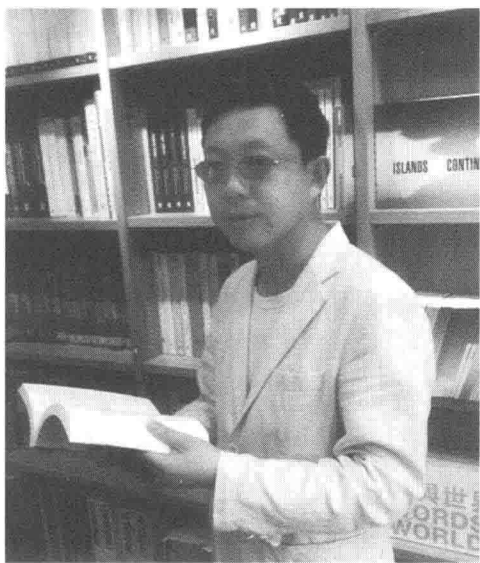
定价:6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智慧的探索丛书”编委会

(以汉语拼音为序)

陈卫平 冯 棉 高瑞泉 刘广汉
童世骏 杨国荣 郁振华



作者简介

方旭东,安徽怀宁人,1970年8月生,哲学博士(北京大学,2001),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道德哲学研究。著有《尊德性与道问学——吴澄哲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吴澄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绘事后素——经典解释与哲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原性命之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明体见用——新儒学义理要论》(三联书店,2015)。在《哲学研究》、*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等国内外专业期刊发表论文八十多篇。2006—2007年在哈佛大学哲学系访问,2009—2010年在牛津大学哲学系访问。2013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总 序

杨国荣

作为把握世界的观念形态,哲学的内在规定体现于智慧的追问或智慧之思。这不仅仅在于“哲学”(philosophy)在词源上与智慧相涉,而且在更实质的意义上缘于以下事实:正是通过智慧的追问或智慧之思,哲学与其他把握世界的形式区分开来。这一意义上的智慧——作为哲学实质内涵的智慧,首先相对于知识而言。如所周知,知识的特点主要是以分门别类的方式把握世界,其典型的形态即是科学。科学属分科之学,中文以“科学”(分科之学)作为“science”的译名,无疑也体现了科学(science)的特征。知识之“分科”,意味着以分门别类的方式把握世界:如果具体地考察科学的不同分支,就可以注意到,其共同的特点在于以不同的角度或特定的视域去考察世界的某一方面或领域。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地质学,等等,侧重于从特定的维度去理解、把握自然对象。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等,则主要把握社会领域中的相关事物。无论是自然科学,抑或社会科学,其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都界限分明。以上现象表明,在知识的层面,对世界的把握主要以区分、划界的方式展开。

然而,在知识从不同的角度对世界分而观之以前,世界首先以统一、整体的形态存在:具体、现实的世界本身是整体的、统一的存在。与这一基本的事实相联系,如欲真实地把握这一世界本身,便不能仅仅限于知识的形态、以彼此相分的方式去考察,而是同时需要跨越知识的界限,从整体、统一的层面加以理解。智慧不同于知识的基本之点,就在于以跨越界限的方式

去理解这一世界,其内在旨趣则在于走向具体、真实的存在。可以看到,这一意义上的“智慧”主要与分门别类的理解世界方式相对。

具体而言,智慧又展开为对世界的理解与对人自身的理解二重向度。关于世界的理解,可以从康德的思考中多少有所了解。康德在哲学上区分把握存在的不同形态,包括感性、知性、理性。他所说的理性有特定的含义,其研究的对象主要表现为理念。理念包括灵魂、世界、上帝,其中的“世界”,则被理解为现象的综合统一:在康德那里,现象的总体即构成了世界(world)。^①不难注意到,以“世界”为形式的理念,首先是在统一、整体的意义上使用的。对世界的这种理解,与感性和知性的层面对现象的把握不同,在这一意义上,康德所说的理性,与“智慧”这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处于同一序列,可以将其视为形上智慧。确实,从哲学的层面上去理解世界,侧重于把握世界的整体、统一形态,后者同时又展开为一个过程,通常所谓统一性原理、发展原理,同时便具体表现为在智慧层面对世界的把握。

历史地看,尽管“哲学”以及与哲学实质内涵相关的“智慧”等概念在中国相对晚出,但这并不是说,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中不存在以智慧的方式去把握世界的理论活动与理论形态。这里需要区分特定的概念与实质的思想,特定概念(如“哲学”以及与哲学实质内涵相关的“智慧”等)的晚出并不意味着实质层面的思想和观念也同时付诸阙如。

当然,智慧之思在中国哲学中有其独特的形式,后者具体表现为对“性与天道”的追问。中国古代没有运用“哲学”和“智慧”等概念,但却很早便展开了对“性与天道”的追问。从实质的层面看,“性与天道”的追问不同于器物或器技层面的探索,其特点在于以不囿于特定界域的方式把握世界。

“性与天道”的追问是就总体而言,分开来看,“天道”更多地与世界的普遍原理相联系,“性”在狭义上和人性相关,在广义上则关乎人的整个存在,“性与天道”,合起来便涉及宇宙人生的一般原理。这一意义上的“性与天道”,在实质层面上构成了智慧之思的对象。智慧之思所指向的是宇宙人生的一般原理,关于“性与天道”的追问,同样以宇宙人生的一般原理为其实质内容。

^① 参见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lated by N. K. Smith, Bedford/St. Martin's Boston, New York, 1965, p. 323.

从先秦开始,中国的哲学家已开始对“道”和“技”加以区分,庄子即提出了“技”进于“道”的思想,其中的“技”涉及经验性的知识,“道”则超越于以上层面。与“道”“技”之分相关的是“道”“器”之别,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便表明了这一点,其中的“器”主要指具体的器物,属经验的、知识领域的对象,“道”则跨越特定的经验之域,对道的追问相应地也不同于知识性、器物性的探求,作为指向形上之域的思与辨,它在实质上与智慧对世界的理解属同一序列。至中国古典哲学终结时期,哲学家进一步区分器物之学或专门之学与“性道之学”,在龚自珍那里便可看到这一点。器物之学或专门之学以分门别类的方式把握对象,“性道之学”则关注宇宙人生的普遍原理。在器物之学与性道之学的分别之后,是知识与智慧的分野。以上事实表明,中国哲学不仅实际地通过“性与天道”的追问展开智慧之思,而且对这种不同于知识或器物之知的把握世界方式,逐渐形成了理论层面的自觉意识。

可以看到,以有别于知识、技术、器物之学的方式把握世界,构成了智慧之思的实质内容。西方的 philosophy,中国的“性道之学”,在以上方面具有内在的相通性,其共同的特点在于超越分门别类的知识、技术或器物之学,以智慧的方式把握世界。

中国哲学步入近代以后,以“性与天道”为内容的智慧之思,在社会的变迁与思想的激荡中绵延相继,并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哲学进路。这种趋向在中国当代哲学的发展中依然得到了延续,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便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这一点。华东师范大学的哲学学科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她的奠基者为冯契先生。冯契先生早年(20世纪30年代)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学习,师从金岳霖先生。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大学哲学系以注重理论思考和逻辑分析见长,并由此在中国现代哲学独树一帜,金岳霖先生是这一哲学进路的重要代表。他的《逻辑》体现了当时中国哲学界对现代逻辑的把握,与之相联系的是其严密的逻辑分析方法;他的《论道》展示了对“性道之学”的现代思考,其中包含着对形上智慧的思与辨;他的《知识论》注重知识的分析性考察,但又不限于分析哲学的形式化进路,而是以认识论与本体论的融合为其特点。金岳霖先生在哲学领域的以上探索,可以视为以智慧为指向的“性道之学”在现代的展开,这种探索在冯契先生

那里获得了承继和进一步的发展。与金岳霖先生一样,冯契先生毕生从事的,是智慧之思。在半个多世纪的思想跋涉中,冯契先生既历经了西方的智慧之路,又沉潜于中国的智慧长河,而对人类认识史的这种楔入与反省,又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及时代问题的关注。从早年的《智慧》到晚年的《智慧说三篇》,冯契先生以始于智慧又终于智慧的长期沉思,既上承了金岳霖先生所代表的近代清华哲学进路,又以新的形态延续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历程。

自20世纪50年代初到华东师范大学任教之后,冯契先生在创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的同时,也把清华的哲学风格带到了这所学校,而关注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理论研究的交融,重视逻辑分析,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互动,则逐渐构成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的独特学术传统。半个多世纪以来,华东师范大学的哲学学科经历了从初建到发展的过程,其间薪火相传,学人代出,学术传统绵绵相续,为海内外学界所瞩目。以智慧为指向,华东师范大学的哲学学科同时具有开放性:在上承自身传统的同时,她也在学术研究方面鼓励富有个性的创造性探究,并为来自不同学术传统的学人提供充分的发展空间。这里体现的是哲学传统中的一本而分殊:“一本”,表现为追寻智慧过程中前后相承的内在学术脉络,“分殊”,则展示了多样化的学术个性。事实上,智慧之思本身总是同时展开为对智慧的个性化探索。

作为哲学丛书,“智慧的探索丛书”收入了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几代学人的哲学论著,其中既有学科创始人的奠基性文本,也有年轻后人的探索之作,它在显现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发展历程的同时,也展示了几代学人的智慧之思。在冯契先生100周年诞辰到来之际,这一丛书的出版,无疑有其独特的意义:它不仅仅表现为对华东师范大学哲学传统的回顾和总结,而且更预示着这一传统未来发展的走向。从更广的视域看,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的衍化,同时又以当代中国哲学的演变为背景,在此意义上,“智慧的探索丛书”也从一个方面折射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

目 录

引言 / 1

第一章 理气先后 / 11

第一节 气生万物 / 12

第二节 理在气先 / 19

第二章 太极论 / 30

第一节 太极与太一 / 31

第二节 太极与无极 / 35

第三节 太极与阴阳 / 41

第四节 太极之体用动静 / 44

第三章 理一分殊 / 50

第一节 宋儒论理一分殊 / 50

第二节 理一 / 54

第三节 天地人物之同异 / 59

第四章 性说 / 64

第一节 性与气 / 65

第二节 性与情 / 81

第三节 性与心 / 90

第四节 复性 / 95

第五章 心学 / 105

第一节 以心为学 / 106

第二节 本心 / 111

第三节 心之诸说 / 120

第四节 收心与放心 / 135

第六章 学以求博 / 143

第一节 通天地人曰儒 / 144

第二节 “教法”与《学统》 / 148

第三节 学问格局 / 159

第七章 学之本末先后 / 183

第一节 本末 / 184

第二节 先后 / 193

第八章 为学之方 / 212

第一节 尊德性与道问学 / 213

第二节 博文与约礼 / 220

第三节 格物与致知 / 223

第四节 格物与诚意 / 232

第九章 涵养之法 / 241

第一节 敬说之渊源 / 241

第二节 敬之义蕴 / 247

第三节 持敬工夫之先后 / 255

第四节 敬之辨析 / 259

主要参考文献 / 273

索引 / 278

新版后记 / 295

Contents

Introduction / 1

Chapter I The Sequence of Principle and Material Force / 11

1. Material Force Giving Life to Things / 12
2. Principle Prior to Material Force / 19

Chapter II Doctrine of the Great Ultimate / 30

1. The Great Ultimate and The Great One / 31
2. The Great Ultimate and The Ultimate of Non-Being / 35
3. The Great Ultimate and Yin and Yang / 41
4. Substance-Function and Activity-Tranquility of The Great Ultimate / 44

Chapter III Principle Is One But Its Manifestations Are Many / 50

1. Sung Confucian On “Principle Is One But Its Manifestations Are Many” / 50
2. Principle Is One / 54
3. The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of Heaven, Earth, Things and Human Being / 59

Chapter IV Doctrine of Human Nature / 64

1. Human Nature and Material Force / 65
2. Human Nature and Feeling / 81
3. Human Nature and Mind-Heart / 90
4. Recovery of Human Nature / 95

Chapter V Learning of Mind-Heart / 105

1. Taking Mind-Heart As The Object of Learning / 106
2. Original Mind-Heart / 111
3. Theories of Mind-Heart / 120
4. Restraining and Releasing of Mind-Heart / 135

Chapter VI Learn to Be Having Extensive Knowledge / 143

1. Knowing Thoroughly about Heaven, Earth and Human Being Making A Confucian / 144
2. The Methodology of Teaching and The Curriculum / 148
3. The Scale of Wu Cheng's Learning / 159

Chapter VII The Fundamental or Incidental and The Early or Late of Learning / 183

1. The Fundamental or The Incidental / 184
2. The Early or The Late / 193

Chapter VIII The Methodology of Learning / 212

1. Honoring the Virtuous Nature and Maintaining Constant Inquiry and Study / 213
2. Extensive Learning of Culture and Restraining to Have Propriety / 220
3. Investigation of Things and Extension of Knowledge / 223
4. Investigation of Things and Making The Thoughts Sincere / 232

Chapter IX Methodology of Self-Cultivation / 241

1. The Source of The Doctrine of Reverence / 241
2. The Meaning of Reverence / 247
3. The Sequence of Exercising Reverence / 255
4. Analysis of Reverence / 259

Bibliography / 273

Index / 278

Postscript / 295

引言^{*}

吴澄,字幼清,晚称伯清,号草庐,江西抚州崇仁(今江西省崇仁县)人。生于宋理宗淳祐九年(公元1249年),卒于元惠宗元统元年(公元1333年)。享年85岁,身历宋元两朝,27年在宋,58年在元。是元代中期最有声望的学者之一,与元初许衡并称。^①生前屡受元廷征召,死后被迫封为临川郡公,谥文正。^②明宣德中,从祀孔庙,^③尊称“先儒吴氏”。著述甚丰,有经注数种、文集百卷,后人合订为《草庐吴文正公全集》。^④

高祖晔以来,吴氏世代皆习儒业,祖铎,工进士诗赋,精通天文星历之

* 本书所用吴澄文集版本以明成化二十年方中、陈辉刻《临川吴文正公集四十九卷道学基统一卷外集三卷年谱一卷》(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以下分别简称《吴文正公集》、《道学基统》、《外集》、《年谱》)为主,并参考《吴文正集一百卷》(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下简称《吴文正集》)及清乾隆二十一年崇仁县训导万璜校刊《草庐吴文正公集四十九卷道学基统一卷外集三卷首附从祀疏议一卷年谱三卷》(以下简称万本)。

① 吴澄死后,揭傒斯奉诏撰写的《神道碑》称“皇元受命,天降真儒,北有许衡,南有吴澄。所以恢宏至道,润色鸿业,有以知斯文未丧,景运方兴”(《吴文正集》附录,第50页),盖当世以二人为南北学者之宗也。《宋元学案》亦云:“有元之学者,鲁斋(许衡)、静修(刘因)、草庐(吴澄)三人而已。”(黄宗羲、全祖望:《静修学案》,《宋元学案》卷九十一,中华书局,1986年)

② 据《圻记》:“至正五年(1345),赠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上护军,封临川郡公,谥文正。”(《吴文正集》附录,第48页左)

③ 此为始立,后屡经罢复,至清乾隆二年(1737)终定。详见作者另文《吴澄传记叙事学研究》。

④ 有关吴澄著作的详细目录及刊刻情况,作者另有专文《吴澄文集版本源流考》详之。

学,宽厚不屑细务。父枢,温粹纯实,谦退不与人事,善为方里。吴澄天资颖异,早知为学。家贫不能从师,惟祖父庭训是闻,幼年颇以能属文而见知于人。5岁而读书,7岁而能声对,9岁而能诗赋。10岁偶得朱熹《大学章句》等书,读之甚喜。13岁,应举之文尽通。年十五六始厌科举之业,慨然以豪杰之士自期,欲探邹、鲁、濂、洛之传,日取《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书读之,参之以濂、洛、关、闽之说。自是,用功斯学,终身不倦。

19岁作《道统图并叙》,以接续道统自任。^①22岁应乡贡中选。次年春,省试下第。27岁,抚州归元,此后数年,奉亲避寇,隐居深山,著书教子,怡然自乐。^②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7),吴澄38岁,友人程钜夫强起之至京师,未几,以母老辞归。后累为朝廷所召,先后任应奉翰林文字、江西等处儒学副

① “道之大原出于天,圣神继之。尧舜而上,道之元也;尧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鲁邹,其利也;濂洛关闽,其贞也。分而言之,上古则羲皇其元,尧舜其亨乎?禹汤其利,文武周公其贞乎?中古之统,仲尼其元,颜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贞乎?近古之统,周子其元也,程张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为今日之贞乎?未之有也,然则可以终无所归哉?盖有不可得而辞者矣。”《道统图并叙》原文见《外集》卷二“杂识十”。诸传所引皆转自虞集《行状》,较原文有所节略。吴澄年轻时以道自任之抱负,还可见于同年所作《谒赵判簿书》,其中说:“天之生豪杰之士也,甚不数也。所谓豪杰之士,度越一世而超出乎等夷者也。战国之时,天下靡然,率为功利之趋,而杨墨之徒又滔滔也。当是时,孔子徒党尽,而孟子生乎其时,独愿学孔子而卒得其传。孟子死,圣人之学不传,旷秦汉三国至隋唐五季,千有余年,学者溺于俗儒之陋习,淫于佛老之异说,而无一豪杰之士生于其间,仅有一韩愈奋然而出,因学为文粗有所见,而终于见道未明,去道犹远。至于宋朝,周程邵张一时迭出,非盖世之豪杰而能之乎?然当时游程张之门者未能得其道。又百年,而闽中有朱子,又能集数子之大成,则中兴以后之豪杰也。朱子没,至今又将百年,以绍朱子之统自任者,果有其人乎?澄也,年十五六始知有所谓圣贤之学,于是始厌举业,慨然以豪杰之士自期,必欲为周程张邵朱而又推此道以尧舜其君民而后已也。”(《外集》卷三,第1—3页)

② 当日情形,草庐有诗记之,述奔逃之仓皇云:“奔逃无间天阴晴,腹背浴汗头沐雨”,述隐居之乐云:“心如清水到底洁,身寄白云深虚住。伯夷叔齐上追踪,浮邱王乔两为侣。洞岩殷殷生风雷,仙馆沉沉锁烟雾。山蔬可羹买米炊,何须更学农与圃。有儿读书绍家风,有客清谈忘时务。”(《杂题之二十七 怀黄县丞申(时避乱寓华盖山)》,《吴文正公集》,卷四十九,第13页左)然草庐之隐居原为避祸,非真逃世也,观此可知:“枝江知县何朝奉在桃源别墅有诗贻赠,时予服道士服读书巴山之阴,何诗末句云:‘洒上簪冠终不作,子房久矣赤松游’,用韵奉答四首。”(《和答枝江令何朝奉(有序)》,《吴文正公集》卷四十七,第20页右)诗之二云:“生平辟老凛如秋,一旦番成老氏俦。晋士无心入莲社,楚偏有兴托丹邱。遁身诡姓聊依附,詖行淫辞甚寇仇。土木形骸虽混俗,高人灵府与天游。”(《和答枝江令何朝奉(有序)》,《吴文正公集》卷四十七,第20页左)